

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

孫思邈 司馬承禎 尹君

孫思邈

孫思邈，雍州華原人也。七歲就學，日誦千餘言。弱冠，善談莊、老及百家之說，亦好釋典。洛陽總管獨孤信，見而歎曰：「此聖童也，但恨其器大識小，難為用也。」後周宣帝時，思邈以王室多故，遂隱居太白山。隋文帝輔政，徵為國子博士，稱疾不起。常謂所親曰：「過是五十年，當有聖人出，吾方助之以濟人。」及唐太宗即位，召詣京師，嗟其容色甚少。謂曰：「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，羨門、廣成，豈虛言哉。」將授以爵位，固辭不受。唐顯慶四（四原作七。據明抄本改）年，高宗召見，拜諫議大夫，又固辭不受。上元元年，辭疾請歸，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。當時名士，如宋之問、孟詵、盧照鄰等，皆執師弟之禮以事焉。思邈嘗從幸九成宮。照鄰病，留在其宅，時庭前有大梨樹，照鄰為之賦。其序曰：「癸酉之歲，餘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，戶老雲，是鄱陽公主邑司，昔公主未嫁而卒，故其邑廢。時有處士孫思邈，道洽古今，學殫數術，高談正一，則古之蒙莊子。深入不二，則今之維摩詰。至於推步甲乙，度量乾坤，則洛下閔、安期先生之儔也。自云開皇辛酉歲生，年九十三矣。察之鄉里，咸雲數百歲。又共話周齊間事，歷歷如目見。以此參之，不啻百歲人矣。然猶視聽不衰，神采甚茂，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。時照鄰有盛名，而染惡疾，嗟稟受之不同，味遐天之殊致。因問思邈曰：「名醫愈疾，其道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吾聞善言天者，必質於人；善言人者，必本於天。天有四時五行，寒暑迭代。其轉運也，和而為雨，怒而為風，凝而為霜雪，張而為虹霓。此天地之常數也。人有四肢五臟，一覺一寐，呼吸吐納，循而為往來，流而為榮衛，彰而為氣色，發而為音聲。此人之常數也。陽用其精，陰用其形，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則生熱，否則生寒，結而為疣贅，陷而為癰疽，奔而為喘乏，竭而為焦枯，診發乎面，變動乎形。推此以及天地，則亦如之。故五緯盈縮，星辰失度，日月錯行，彗孛流飛，此天地之危疹也。寒暑不時，此天地之蒸否也。石立土踣，此天地之疣贅也。山崩地陷，此天地之癰疽也。奔風暴雨，此天地之喘乏也。雨澤不時，川源涸竭，此天地之焦枯也。良醫導之以藥石，救之以針劑；聖人和之以道德，輔之以政事。故體有可癒之疾，天地有可消之災。」又曰：「膽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。詩曰：『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？謂小心也。』『起起武夫，公侯干城？謂大膽也。』『不為利回，不為義疚。』行之方也。『見機而作，不俟終日。』智之圓也。」其文學也，穎出如是。其道術也，不可勝紀焉。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隋等五代史，恐有遺漏，屢訪於思邈，口以傳授，有如目睹。東台侍郎孫處約，嘗將其五子挺、徹、俊、侑、佺，以謁思邈。思邈曰：「俊當先貴，侑當晚達，佺最居重位，禍在執兵。」後皆如其言。太子詹事盧齊卿，自幼時請問人倫之事，思邈曰：「汝後五十年，位登方伯。吾孫當為屬吏，可自保也。」齊卿後為徐州刺史，思邈孫溥，果為徐州蕭縣丞。邈初謂齊卿言時，溥猶未生，而預知其事。凡諸異跡，多如此焉。永淳元年卒。遺令薄葬，不藏冥器，不奠生牢，經月餘，顏貌不改。舉屍就木，空衣而已，時人異之。自注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。撰《千金方》三十卷、《福祿論》三十卷、《攝生真筌》、《枕中素書》、《會三教論》，各一卷。開元中，復有人見隱於終南山，與宣律師相接，每來往參請宗旨。時大旱，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，詔有司備香燈，凡七日，縮水數尺，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曰：「弟子昆明池龍也。無雨時久，匪由弟子，胡僧利弟子腦為藥，欺天子言祈雨，命在旦夕。乞和尚法力救護。」宣公辭曰：「貧道持律而已，可求孫先生。」老人因至，思邈謂曰：「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，若能示予，予將救汝。」老人曰：「此方上帝不許妄傳，今急矣，固無所吝。」有頃，捧方而至。思邈曰：「爾但還，無慮胡僧也。」自是池水忽漲，數日溢岸，胡僧羞恚而死。又嘗有神仙降，謂思邈曰：「爾所著《千金方》，濟人之功，亦已廣矣。而以物命為藥，害物亦多。必為屍解之仙，不得白日輕舉矣。昔真人桓闓謂陶貞白，事亦如之，固吾子所知也。」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，以代蛇蟲水蛭之命，作《千金方翼》三十篇。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，行之於世。及玄宗避羯胡之亂，西幸蜀。既至蜀，夢一叟須鬢盡白，衣黃襦，再拜於前，已而奏曰：「臣孫思邈也，廬於峨嵋山有年矣。今聞鑾駕幸成都，臣故候謁。」玄宗曰：「我熟識先生名久矣。今先生不遠而至，亦將有所求乎？」思邈對曰：「臣隱居雲泉，好餌金石藥，聞此地出雄黃，願以八十兩為賜。脫遂臣請，幸降使齎至峨嵋山。」玄宗諾之，悸然而寤。即詔寺臣陳忠盛挈雄黃八十兩，往峨嵋宣賜思邈。忠盛既奉詔，入峨嵋，至屏風嶺，見一叟貌甚俊古，衣黃襦，立於嶺下。謂忠盛曰：「汝非天子使乎？我即孫思邈也。」忠盛曰：「上命以雄黃賜先生。」其叟復而受。既而曰：「吾蒙天子賜雄黃，今有表謝，屬山居無翰墨，天使命筆札傳寫以進也。」忠盛即召吏執牘染翰。叟指一石曰：「表本在石上。君可錄焉。」忠盛目其石，果有朱字百餘，實表本也。遂謄寫其字，寫畢。視其叟與石，俱亡見矣。於是具以其事聞於玄宗，玄宗因問忠盛，叟之貌與夢者果同，由是益奇之。自是或隱或見。咸通末，山下民家，有幾十餘歲，不食葷血，父母以其好善，使於白水僧院為童子。忽有遊客稱孫處士，過遊院中，袖中出湯末以授童子，曰：「為我如茶法煎來。」處士呷少許，以餘湯與之，覺湯極美，願賜一碗。處士曰：「此湯為汝來耳。」即以末方寸匕，更令煎吃，因與同侶話之，出門，處士已去矣。童子亦乘空而飛，眾方驚異。顧視煎湯銚子，已成金矣。其後亦時有人見思邈者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及《宣室志》）

司馬承禎

司馬承禎，字子微。博學能文，攻篆，迴為一體，號曰金剪刀書。隱於天台山玉霄峰，自號白雲子。有服餌之術，則天累徵之不起。睿宗雅尚道教，屢加尊異，承禎方赴召。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。承禎對曰：「老子經云：『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』且心目所見知，每損之尚未能已，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？」睿宗曰：「理身無為，則清高矣；理國無為，如之何？」對曰：「國猶身也。老子曰：『留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，乃無私焉，而天下理。』易曰：『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。』是知天不言而信，無為而成。無為之旨，理國之要。」睿宗深賞異，留之欲加寵位。固辭。無何告歸山。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。公卿多賦詩以送。常侍徐彥伯，撮其美者三十餘篇，為制序，名曰《白雲記》，見傳於世。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，後登朝，居要官，見承禎將還天台，藏用指終南謂之曰：「此中大有佳處，何必在天台。」承禎徐對曰：「以僕所觀，乃仕途之捷徑耳。」藏用有慚色。玄宗有天下，深好道術，累徵承禎到京，留於內殿，頗加禮敬，問以延年度世之事。承禎隱而微言。玄宗亦傳而秘之，故人莫得知也。由是玄宗裡國四十餘年，雖祿山犯關，鑾輿幸蜀，及為上皇，回，又七年，方始晏駕，誠由天數，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？

「五嶽何神主之？」對曰：「岳者山之巨，能出雲雨，潛儲神仙，國之望者為之；然山林之神也，亦有仙官主之。」於是詔五嶽於山頂列置仙官廟，自承禎始也。又蜀女真謝自然泛海，將詣蓬萊求師，船為風飄，到一山，見道人指言：「天台山司馬承禎，名在丹台，身居赤城，此真良師也。」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，非舟楫可行，非飛仙無以到。自然乃回求承禎受度。後白日上升而去。承禎居山，修行勤苦，年一百餘歲，重顏輕健，若三十許人。有弟子七十餘人，一旦告弟子曰：「吾自居玉霄峰，東望蓬萊，常有真靈降駕。今為東海青童君、東華君所召，必須去人間。」俄頃氣絕，若蟬蛻然解化矣。弟子葬其衣冠爾。（原未注出處。查出《大唐新語》。）

尹君

唐故尚書李公誥（誥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），鎮北門時。有道士尹君者，隱晉山，不食粟，常餌柏葉，雖發盡白，而容狀若童子，往往獨游城市。裡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，顧謂人曰：「吾孩提時，嘗見李翁言，李翁吾外祖也。」且曰：「我年七歲，已識尹君矣；迨今七十餘年，而尹君容狀如舊，得非神仙乎。吾且老，自度能幾何為人間人；汝方壯，當志尹君之容狀。」自是及今，七十餘歲矣，而尹君曾無老色，豈非以千百歲為瞬息耶。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，好奇者，慕尹之得道，每旬休，即驅駕而詣焉。其後嚴公自軍（軍下原有為字，據明抄本刪）司馬為北門帥，遂迎尹君至府庭，館於公署，終日與同席，常有異香自肌中發，公益重之。公有女弟學浮圖氏，嘗曰：「佛氏與黃老固殊致。」且怒其兄與道士游。後一日，密以堇斟致湯中，命尹君飲之。尹君即飲，驚而起曰：「吾其死乎！」俄吐出一物甚堅，有異香發其中。公命剖而視之，真麕臍也。自是尹君貌衰齒墮，其夕卒於館中。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，怒且甚，即命部將治其喪。後二日，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。明年秋，有照聖觀道士朱太虛，因投龍至晉山，忽遇尹君在山中，太虛驚而問曰：「師何為至此耶？」尹君笑曰：「吾去歲在北門，有人以堇斟飲我者，我故示之以死，然則堇斟安能敗吾真耶！」言訖，忽亡所見。太虛竊異其事，及歸，具白嚴公。曰：「吾聞仙人不死，脫有死者，乃屍解也；不然何變異之如是耶。」將命發其墓以驗之，然慮惑於人，遂止其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